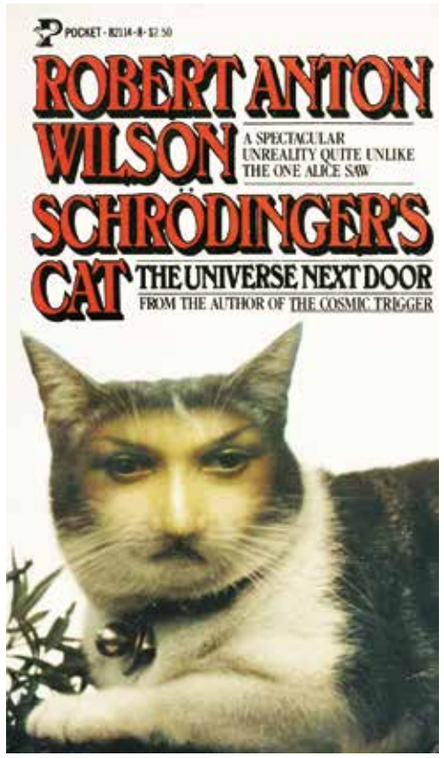
科学恋物癖博物馆
Museum of Science Fetish

“馆藏精品”展览现场照片，
SVA 切尔西画廊，
纽约，2015

薛定谔的猫，
展览现场照片，琨廷艺术计划，
北京，2015

博物馆商店，
展览现场照片，琨廷艺术计划，
北京，2015

罗伯特·安东·威尔逊的
《薛定谔的猫》，1979，简装书。
贾世祯博士私人收藏，
编号：2014.1.9



科学恋物癖博物馆：物化知识的尝试

Museum of Science Fetish: An Attempt to Objectify Knowledge

刘张铂泷｜文

当我听到越来越多的科学术语出现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成为人们描述感情，比喻事件的工具，更不必说长久以来作为小说、电视剧还有电影灵感来源的各种科学概念，我不禁开始思考这样的现象意味着什么。也许多数人在使用的时候都并不关心有关这些科学术语和科学概念本身的知识，于是知识停留在了语意的层面。我想，这是最初触发我建立一个博物馆的原因之一，出自去发掘、保存和传递知识的渴望。

博物馆的知识总是有关过去的，那些已经变为化石的，白纸黑字的，尘埃落定的，无法改变的知识。对于过去的知识来说，有两点是最为重要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它们的效力是由呈现知识的空间、语言、还有结构决定的。当你走进一间博物馆，或者登录一个博物馆的网站，你就进入了一个特定语境的空间；当你拿起一份博物馆的介绍，或者阅读一段介绍藏品的文字，你就接收了特定语言系统的输入；当你穿梭在博物馆的藏品室和礼品店之间，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聆听讲解员的介绍时，你就遵从着一个特定结构的规则。所有的这一切让你意识到，你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物品，并且它们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于是，我首先开始搭建博物馆的结构。我的博物馆至今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如果有人问我，哪里可以看到你的博物馆，我就会发给对方一个网址，这是一个存在于网络上的博物馆。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博物馆的介绍，展览的信息，藏品的信息，活动的信息，商店的信息，一切常见的博物馆应有的信息。这不是一次机构批判的尝试，因为我建立的就是机构本身，我想利用机构来赋予知识结构上的合法性。

接下来，就是建立知识本身的合法性。不妨从薛定谔的猫讲起，这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科学思想实验了。人们用它来比喻两种并存的状态，在你触发之前无法知道结果如何。如果你看过美剧《生活大爆炸》，那你大概会记得 Sheldon 和 Leonard 解释他和 Penny 的约会就像是薛定谔的猫。虽然这个实验的主体是猫，但是实验本身的要点却在于实验者看不到猫在的时候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只能看到一个装着猫的盒子。盒子成为了科学和哲学的分界线，在盒子之外，这是一个有关概率的科学问题，在盒子之内，这是一个有关存在状态的哲学问题。当然，在博物馆里你只能看到那个薛定谔装猫的盒子的照片，照片中的盒子被保存在一个玻璃罩里，展台的下方贴着介绍藏品的标签，简要讲述了实验的原理。照片的指示性让人们相信，其中的事物存在于或者曾经存在于世界上的某处，而文字为它的意义添加了锚点。

到此为止，博物馆看起来依然一本正经。不过，如果你有耐心听完藏品的录音介绍，可能就会开始意识到，博物馆并没有在传递严肃的知识。这些故事的内容多少带有一点戏谑的成分，经由谷歌翻译阅读出来，又抹去了情感的因素。当我意识到，关于薛定谔的猫的真正的“科学知识”不可能通过（因为本质上这是一个需要一定数学和物理基础才能理解的推导过程）博物馆的教育来传播时，我想，能够激起人们足够的兴趣去了解它，也就足够了。知识的传播从来不是单向完成的，它需要接收者的主动吸取和反思。博物馆以真实的知识作为出发点，通过创造出的事件和物品完成对知识的某种构建，再将它交由观者去评判。也许照片和盒子的组合正是它的核心隐喻，激发人们对不可知物的想象。

完成了结构的搭建和藏品的收集之后，接下来就是实体空间的展览了。博物馆的第一次展览是在一间老公寓里举办的，来参观展览的只有十几位朋友。其实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的展览，没有展柜和射灯，许多物品放在一张金属桌子上，还有十几个空的猫罐头堆在角落里。大多数人对展览的反馈是，它更像是一个人的工作室或者书房，而不是一次博物馆里的展览。这使得我在准备毕业展览的时候更加注重对博物馆语言的运用。带玻璃罩的展柜，有编号和年代的标签，名为“Highlights of Collection（馆藏精品）”的展览标题，用当下流行的 iTouch 做的声音导览，还有博物馆的衍生纪念品。这次没有人再怀疑展览陈设的专业性，我甚至卖出去了几件T恤衫和帆布袋。

当博物馆出现在一个艺术学院的毕业展览上时，它顺理成章地以一个艺术家作品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相较之下，当它在一个老公寓里面展出的时候，因为没有艺术语境的预设，反而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于是，如何让展览的内容和形式与展览的机构和场地相匹配成为了准备展览时考虑的重点之一。如果你仔细浏览过博物馆的网站，就会发现有两次展览是仅仅在网络空间上发生的（因为所有的实体空间展览在结束之后也都会以网页作为最终的呈现形式，实际上它们拥有着相等的地位和功效），“双生子宇航员”（Twin Astronauts）的举办场地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17 个房间，131072 个宇宙”（17 Rooms，131072 Universes）则是在美国科幻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Fiction），这是我针对不同场地设计展览所做的尝试。

“双生子宇航员”来自爱因斯坦提出的双生子佯谬，如果你看过前两年很火的那部电影《星际穿越》，应该记得父亲从太空回来的时候比女儿要年轻。在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中对比对象则是一对双胞胎，简单来讲，做高速旅行的人时间会变慢，于是就会出现出去旅行的人回来时比他的双胞胎兄弟年轻。1931 年，爱因斯坦在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他的这一理论，他手写的那块黑板被保存了下来，收藏在牛津的科学博物馆中。而我的博物馆则收藏了他在那块黑板上写下公式时使用的半截粉笔。如果说宗教历史中圣人使用的物品是被赋予了神性的价值，那么科学历史中天才使用的物品也会具有灵性的价值吗？不过，如果不是因为恋物癖而保存下来的诸多事物，我们大约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博物馆了吧？

虽然一直觉得小尺寸的场地配合高密度的藏品比较适合表现恋物癖的性质，不过当我得到一个能用 7 个房间展示博物馆的机会时，我也不得不转变一下思路。我尝试着在这次展览中进一步扩展博物馆功能，于是邀请了三位艺术家以博物馆作为出发点创作委任作品。蔡承良的录像作品《关于思想实验的动画简史》以科普教育性视频的形式回顾了科学史中重要的思想实验。糖匪的科幻小说《名为（博物馆之心）的外星人卡带》分别讲述了一个刚来到地球的外星人在被改造前要求参观博物馆的经历以及常驻在博物馆内的外星人对博物馆主人的回忆和独白。赵喻非的插画作品《1301 号星球》中的 0980 号星球上生活着一位年迈的宇航员，他一直在等待漂浮在宇宙里的想像中比自己年轻的同胞兄弟。如果说此前的展览我仍是从单一的角度出发阐释科学恋物癖，那么委任作品就让我得以从他人的视角来重新观察博物馆的概念，同时也为此后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打下基础。当然，我还希望能和科学背景出身的人进行合作。于是在下一次展览的开幕活动上，我邀请了一位高能物理学博士，以一个 15 分钟的演讲来讲述薛定谔的猫的理论以及博物馆相关藏品的历史。

说到这里我都一直忘记介绍一下博物馆了，如果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还没有机会前来参观，那么请容许我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科学恋物癖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 Fetish）建立于 2014 年，博物馆的内容都基于科学史上有名的思想实验，比如薛定谔的猫，双生子佯谬，无限猴子定理，牛顿的大炮等等。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在物理方式上无法实现或者没有必要实现的实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些实验真正被做过所留下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各种操作实验使用的工具、科学家手稿、研究报告、档案记录，以及它们在大众文化中的出现，例如科幻小说、电影、流行音乐、漫画等等。

总之，它包括一切将知识物化的可能性。